

记者调查发现,本市公厕基本做到干净、便利,但文化品位仍显不足

让公厕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王文佳

在人的一生中,总计平均有3年在厕所中度过,女性花费的时间更长。小小厕所,关乎民生。今年7月24日第6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1月19日设为“世界厕所日”,以推动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建设,倡导人人享有清洁、舒适及卫生的环境。今年世界厕所日的主题是“使用卫生厕所,享受幸福生活”。

有人说,公厕是城市文明的一个窗口。记者针对上海公厕展开调查发现,上海的公厕目前已经基本能做到干净、卫生,各区也在尝试不同方法让公厕为市民提供更多便利,但是有特点、有文化品位的公厕依然比较少见。让公厕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能否成为上海公厕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干净样本:龙潭小区29号
养鱼种花檀香幽幽

根据市绿化市容局公布的2013年上半年度全市绿化市容三个窗口行业社会公众满意度自测结果,全市公厕满意度得分均处于蓝色标志区,表明公众对公厕行业整体服务水平总体满意。

沪太路1170弄龙潭小区29号无疑是上海市干净公厕的一个标杆。这里是上海闸环灵石环境卫生工程有限公司的公厕班班长李影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公厕门前种着杜鹃;洗手台下养着热带鱼;墙上挂着报箱;进门能看到天气预报;药箱、饮水机、梳子、烟灰缸,一应俱全,室内还伴随幽幽檀香。如果不是门口的标志牌,你可能不会想到公厕。

李影说,刚来的时候,厕所很不干净,泛着阵阵臭味。一天工作17个小时,常年无休,一天下来常常腰都直不起来。李影没有抱怨。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她想出“跟踪盯人”战术,只要一有人用过,就去打扫。许多人原来不注意保洁,看到厕所管理员跟在身后打扫,觉得不好意思,开始注意自己的行为。

李影把公厕当成“家”一样照顾。进入公厕的道路本是泥路,雨天容易滑倒、弄脏鞋子,残疾车的车轮还会陷入其中。她和丈夫花了半个月的业余时间,用废弃地砖铺出一条宽1米、长20米的红砖小道,又自费购买塑料地垫。看到有人骑车来上厕所容易丢车,她在公厕门前辟出停车点。龙潭小区居委会便民输液点的厕所不够用,不少老人举着吊瓶来方便,她总是主动提供帮助。“扶一把、问一声、望一下、送一程”的服务理念,和“厕内无异味、地面无水渍、便池无积垢、门窗无灰尘、挡板无涂鸦、屋角无蛛网”的“六无口诀”,如今已推广到全市。

便利样本:威海路736号
引进多项技术创新

威海路736号的公厕保洁员汤长保,抽屉里常备一本“保洁日志”,在里面的日常保洁作业情况栏里,他每小时做记录,包括墙壁地面、洗手盆、冲排水设施、消毒等19项内容。服务台上有个便民服务箱,装着针线包、红药水、创可贴、短裤、卫生巾、地图、清凉油、剪刀等日常用品及一些常用药。墙上挂着意见征询簿,所有人都可以在上面填写意见、建议。许多住在附近的居民都和汤长保成了熟人,每次见面都会和他热情地打招呼。

在2013年上半年度全市公厕满意度调查中,静安区位列第一。开门保洁、整点保洁、跟踪保洁、关门保洁,是上海悦民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对静安区40个公厕以及每个保洁员提出的基本保洁要求。

上海悦民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助理夏麟说,静安区有几招必杀技。一是硬件设备好,从2007年起,全区公厕免费提供洗手液,



■ 杭州市建国北路和环城北路的公厕“雪隐”内部装饰(上图)和外观(下图)俱佳 王文佳 摄

现在每年平均改造3座公厕。二是服务质量要求高,公司建立了三级督查制度,从班组长到公司业务再到总公司的抽查团队。此外,还做了不少技术创新,比如,用植物香薰取代盘香,从新加坡引进生物降解小便池,还在几个公厕试点发泡厕所。这种设备不仅隔绝异味,而且节水环保。夏麟指出,目前,上海的公厕还存在资金有限、招人困难、人手紧张、服务人员素质不高、部分市民维护公共环境卫生意识较低等问题。

文化样本:杭州建国北路环城北路
“雪隐”犹如文人书房

在上海,也有一些建筑师、设计师开始尝试设计造型别致的公厕。“大舍建筑”在青浦淀山湖大道打造绿地公共厕所,致正建筑工作室在青浦南菁园建造了两个公共厕所,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王方戟组织修建嘉定新城远香湖公园桂香小筑。

以南菁园的公共厕所为例,设计师张斌介绍,设计时重点考虑了如厕者的视觉体验。“我们希望建造一个可以私密地看风景的厕所。”公厕的隔间做得比较大,马桶正对一大片玻璃落地窗,外面是用两米多高绿篱围合起来的小花园。人在座便器上,面对一个明亮的自然景观庭院,私密性也有保证。此外,设计者将南菁园植物迷宫的碎石路径延续进厕

所空间,再穿越出来,厕所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公共庭院,就像小村庄串在迷宫里的感觉。“我想在满足目前厕所基本要求、保证私密性的前提下,提供社区社交的可能性。”张斌说。

这些公共厕所在建筑外形和文化气息上,比起传统公厕大有进步。在杭州,有一个更具文化味的公厕,名曰“雪隐”。“雪隐”位于杭州市建国北路和环城北路交叉口,总面积98平方米。传说宋代雪窦山名僧明觉禅师在杭州灵隐寺掌管厕所三年而大悟。明觉禅师将雪窦山的“雪”和灵隐寺的“隐”合二为一,“雪隐”从此便成为厕所的代名词。走进“雪隐”,大理石地面、沙发、茶几、木雕花格窗子和盆景营造出温馨的氛围,颇具文化气息的木板上刻着“雪隐”的故事,典雅古朴,犹如一个文人的书房。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汪浩认为,近年来越来越多主流设计师开始关注公共厕所,是一个好现象。公厕和人的生理需求密切相关,干净、卫生是其本质需求,造型、装潢则是另一层次的需求。公厕不需要奢华,因为与内部豪华设施相匹配的,是较高的建造和维护成本,可能造成资源和资金上的使用低效。但是,在有必要点缀的地方可以做一些特别设计。比如尝试把每个区域的地标性建筑加入设计元素,让公厕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汪浩多年从事社区服务设施研究工作。在清华大学读硕士时,他曾就北京公厕写过论文。来上海后,对本市公厕建设也有不少思考。

“感觉上海的公厕数量比较少。”汪浩分析,一方面,因为上海的老城区面积小,没有私家卫生间的里弄已经很少了;另一方面,也和很多公共服务机构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有关。“就拿我住的小区来说,是2009年新建的,小区门口就有居委会,可是居委会厕所不对外开放,附近还贴着‘请不要随地大小便’的标语。”汪浩分析,标语可以理解少数市民素质不高,但换个角度看,也是由于小区没有给大家提供足够方便。“如果有地方上厕所,谁愿意随地呢。所以,要给上海公厕提建议,首先就是要提高公共服务机构卫生设施的对外开放程度。”

另外,汪浩指出,公共基础设施的公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需要提高。“比如,轨道交通站点内的公厕,一是提供的服务有限,我就从来没有看到过保洁人员;二是厕位数量也有限,比如四线换乘站点世纪大道,只在6号线那里设置了一个公厕。”

第三,从设计的角度考虑,他认为,目前上海公厕的标识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上海公厕指示标识的数量和清晰度都有待提高。”汪浩说,在指示系统的设计应用上,上海地铁是很好的榜样,有专门的标识,地面上有明显指示牌,不同线路有色彩区分,设计上也各有特色。

“北京奥运会期间,鸟巢的公厕就专门设计了男女小人,我们也可以尝试换掉现有的男女标识形象,换成活泼的卡通元素。另外,可以用色彩做模块化区分,不同区域或不同用途的厕所用不同颜色的地砖、墙面颜色标识出来。”

相关链接

上海公厕的历史变迁

清朝同治三年(1864年),工部局在公共租界南京路旁建第一座公有公共厕所,上海的公厕历史就此拉开序幕,发展至今已有近150年。

清宣统元年(1909年),地方绅董集资在南市侯家路建了华界首座公有公厕。1917年,法租界老西门公有公厕实行承包经营,推行售纸收费专人保洁模式,市区公厕纷纷效仿。

解放初期,市卫生局根据市区人少人多的情况,继续允许市区私有公厕开放。同时,在棚户和市郊结合地区,大批建造不售纸的活动、简易公厕。

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率先设计编绘了我国第一套公厕定型图。

80年代,公厕保洁管理规定和公厕分级保洁管理标准相继出台。市区新、改建公厕,普遍加装自来水龙头。1984年到1992年,市区新、改建公厕1013座,是上海有史以来建设投资最多、建厕质量最好的时期。1995年后,五星级公厕、太阳能公厕相继出现。

90年代末,上海自主研发我国第一台投币自控水冲式活动厕所。以迎接世博会为契机,上海成功研发国内第一款利用集装箱建设的箱体组合装配式公厕、第一台大型拖挂式活动厕所和拉臂式活动厕所,极大推进公厕科技创新和新技术应用力度。上海还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具有法人资质的公厕专业协会。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汪浩建议——

公共机构厕所应更多对外开放